

花言峭语

另一种繁花

早闻狄声

看纪录片《烟火人间》，有一些特别的感触。2020 年第一次看的时候，和 2024 年再看，这种特别的感触都在，只是这一次再看，就更感慨。

2020 年平遥影展，《烟火人间》是作为开幕片，在露天电影院上映的。在看的同时，就想到了它会被怎样评价，“这不就是个短视频合集吗？”“这是对电影的亵渎”“导演并没有展现出创造力和能动性”“窃取劳动人民的劳动果实”，后来，这些评价也果真出现，甚至，有更刻薄的评价，和各种毫不犹豫的一星。

但我始终觉得，它不是简单的短视频合集，它是有选择、在创造的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是有观念线索贯穿始终的。这种观念，既是短视频平台的存在理念，也是导演孙虹的创作理念。后来，在直播时和孙导演对话，印证了我的看法，她一直在做民间影像的研究。

许知远做的对话节目《十三邀》第一期，提出一个说法：“95%”。在那一期节目里，许知远和马东对话，马东说，这世界上大约只有 5% 的人，有愿望积累知识，了解过去，剩余 95% 的人就是在活着，就是在生活。短视频平台，其实就是给那 95% 的

钱眼识人

短视频上有一首热门 BGM，是容祖儿的《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》。歌名概括了刚公映国漫作品高潮戏的意象。一艘形似巨鲸的戏鼓船上，各路人马纷至沓来：伶人、杀手、官兵、小孩、公子、怪兽……一场泼天大雨落下，摇摇欲坠的巨船上，生死派发，各领其命。结尾字幕是一句鸡汤：愿你此生有爱，可抵世间大雨。说的就是《大雨》，导演不思凡继 2017 年《大护法》七年之后的新作终于来了。我进影院看了片，如逢故人，倍感亲切，但与此同时觉得此情此景，老朋友的面目浮出一些暧昧、客套的保留，深聊就只能停步了，人间温暖的情感浓度上来了，世道凌冽的力道也就被稀释了。

莫衷一是的视觉元素刺激想象，观众与导演不思凡是平等的共创。在当年，动画片还被认为主要是给小孩子长知识、受熏陶的教化工

情人看剑

熟悉的《恭喜发财》旋律即将响起，刘德华“下个月就要去超市上班了”的梗，今年可以再多一笔，他也要去影院上班了。

刘德华演刘德华，宁浩演宁浩，于是有了春节档的喜剧片《红毯先生》。刘德华在片中下乡体验生活的预告视频上了热搜，他饰演的天王巨星为了拿影帝，深入民间采风，甚至侧身于猪圈鸡窝之间，一派鸡犬不宁、鸡同鸭讲的画风，倒有一种放下身段的松弛感。

这样的松弛感，于刘德华而言甚为罕有。高处不胜寒，要隐入凡间谈何容易，他后来在内地拍《失孤》《人潮汹涌》，干脆演农民或失忆者，但大众仍是在看刘德华。在《王家卫访谈录》一书里，王家卫曾说，很多人看刘德华演警察，就会期待他有动作枪

人以创造精神生活的工具，他们本来没有话语权，没有舞台，甚至没有窗口，始终沉默，他们必须要竭尽全力，走到一定的阶层，才能有看和被看的资格。现在，有了智能手机，他们浮出来了，他们可以做文化实践了。

实践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因为艺术是要做的，歌要唱，舞要跳，靠在脑子里过一遍是不行的，一切行业，都是要靠做的。短视频平台给出了比较低的实践门槛，实践的人多了，它就变成了一个拥有自己全新属性和生命的事物，甚至是超出它的创建者最初的意念和愿望的，现在的快手，是由平凡众人堆积起来的巴别塔，也是 CCTV7，是百工图，可以是旅游杂志，可以是音乐频道，也可以是曲苑杂坛，总之，过去的媒体所有的功能，它都有。

《烟火人间》是对这种实践的阶段性总结。所以导演这样描述影片中的人物：“他们是数量上的大多数，却是注意上的少数。”电影一开篇，就给出数据，中国人每天产生 3000 万条短视频，本片是从 260 亿条短视频里选出来的，片尾又给出数字，本片使用了 887 条快手短视频，一共有 509 位电影共创者，然后

具时，《大护法》的出现绝对是横空出世的异数。看不思凡的作品，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，千万不要用全部的感知力和理解力去消化层出不穷的细节，否则只会陷入猜谜游戏。最终，你的解读本身可能会成为附着的泡沫，让作品的神秘主义论调更加言之凿凿。当年看《大护法》，很多观众有新鲜感，没玩过解读这个游戏；到了 2024 年，连《消失的她》都有解读空间，那么解读本身就成为一种流行趣味和营销套路。或许，评价《大雨》就应该回到故事和人物塑造本身上来。

新片核心的人物关系是大谷子和馒头，他们决定了《大雨》转移成一部讲述父子情的亲情小品，这是《大护法》想都不敢想的表达领域。大谷子在沉船之时打捞了没有血缘关系的馒头，两人相濡以沫，共同成长。大谷子想找到戏鼓船和宝物夜

战，如果让这个警察只是走来走去（《阿飞正传》），“观众便有惊喜”。这有些一厢情愿，惊喜也可能变作惊诧，因为观影心理会有货不对板的落差。说到《繁花》火爆之时，“王家卫受害者联盟”的成员又被盘点一遍，却鲜有提及刘德华。日前郑裕玲采访刘德华，提及他曾是王家卫第一位御用男主角，不过他答：王家卫讲不出他的电影要拍多久，“衡量过之后，就少了合作”。那时的香港电影有两种时间度量衡，一种是“东方好莱坞”速度，风驰电掣，另一种是“王家卫速度”，此恨绵绵无绝期，两厢对比，他选了前者。这是官方回答，除了无法掌控时间，安全感的缺失恐怕还源自更多没能细说的原因。

王家卫对合作者们都有画像。也是在那本访谈录里，他形容刘德华

就是这些共创者的 ID 名单，一屏又一屏，给了那些创作者应有的尊重。

《烟火人间》的编导面对的，是被人视为垃圾的短视频素材，以及“竖屏形式的大电影”这个形式，这个形式其实是有点不可思议的，起初，创作团队“更加关注如何充分利用大银幕的信息空间，降低信息量的损失；而探索过程中，他们渐渐发掘出的新的影像修辞。”

这种探索，毫无疑问是有创造性的，甚至包括它的节奏、音乐性，在什么地方快，什么地方慢，都是既要做复杂的设计，又要有游动的自在的状态的。这中间付出的劳动，绝对不是简单的堆积，或者简单的筛选。短视频平台，本就是建立在人类的意识和无意识基础上的，在这么多人参与之后，不论是它的意识还是无意识层面，都庞大复杂到不能被轻易认识，要在这其间找出一套自己的逻辑，其实非常困难。只要在某个层面，某个角度上做到了，就已经非常好了。

《烟火人间》在某个层面或者角度上，已经做到了。特别是在搁置了三年多再上映之后，它被时间和时事赋予了一种全新的意念。我也是借助这部电影，借助一种全新的节

翎轍，只有一个朴素的念头就是不要再做穷人，能够让馒头吃饱饭。因为这个动机，他可以接受被隐蛟毒害的厄运。而馒头呢，直到意识到大谷子快要失去的时候才喊出“爸爸”。片中有一个设定，馒头如果踩住大谷子的影子，大谷子就走不了。但两个人其实是互为身影，大谷子是长大后的馒头，无法摆脱自己的穷困，只能苦熬；而馒头则是曾经的大谷子，向往外面的世界，一腔热血，毕竟，馒头是谷子做成的。

本来电影中的戏剧冲突就不太强，主要人物都在自己的站位上无病呻吟，有的只是浅显的欲望。比如大谷子就是要发财，给馒头许一个好生活，但是他的行动力其实几乎接近零，既不鸡血也不反抗，就是疲沓的认命，而且因为很多旁出，需要被解读的细节和线索，让馒头、大谷子这对父子的感情没有足够、细腻

“真人并非这么江湖，虽然有时候他会情绪波动，会敏感，但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阳光的人”，也形容张学友有“北方人的热情”，张国荣适合放纵不羁的角色等等，足见那副墨镜更像是透视镜；刘德华则认为，演《阿飞正传》相当于拿一张白纸给王家卫，由他写一篇他对刘德华的感想。放弃过往经验方法和动作神态，对于当时的刘德华来说，挑战不可谓不大，如同缺了抓手，拔剑四顾心茫然。

如果真的照王家卫设计的路线走下去了，按导演经常根据演员性格、形象度身定制故事的创作习惯，王氏电影人物谱系中将会增多一个无可取代的新形象，由刘德华而来，亦由刘德华演绎、推动、生长，当然可能也不会有后来《暗战》《无间道》里的那个刘德华。但是这样的历史

奏，一种情绪，一种意念，重新看到了我看熟了的这些短视频，手工耿制作那些天马行空的物件，湘西小伙的田园生活，和大雁一起飞翔的滑翔者，工地搬砖小伙，卡车司机群落，塔吊司机们的一年司机，一种由这种节奏、这种情绪和意念，带来的生活气息，这种生活激流一般的速度，晶莹剔透地到来。

看《烟火人间》的时候，《繁花》正在播出，我觉得它比《繁花》其实更“繁花”，因为它来自无数共创者，他们的创作，消除了专业的创作者可能有的矫饰或者伪装，哪怕经过了专业创作者的筛选（选择就是一种再创作），他们对生活的态度，仍然浩浩荡荡地冲撞而来，冲撞到银幕前同样生活着的你我。

看到就是存在，看到就是值得。这几年，我们也经历了无数个瞬间，动人的，快乐的，惊险的，痛苦的，难堪的，但生命就是这样，像一条大河，流过一切，不复回头。但有那么一些碎片的、琐屑的、不被人肯定的时间，像繁花一样，在我们生命中留下过灿烂瞬间。

的支撑，观众很容易就走神，去想这个画面是什么寓意呢，好怪，是想表达什么呢。从根本上来说，讲父子情跟讲一些人生、社会真相是違和、对冲的。前者是要呵护梦，不断要投喂希望；而后者是打破梦，不断揭开画皮，两个动作是方向相反的。所以，戏鼓船不是泰坦尼克号，并没有成功地成为父子情感念天地的发力点。“大雨”代表着时间、命运，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，落大雨是能够冲刷一切罪恶的假定性救赎。电影试图将真爱至上与残酷人间两种主题拧在一起，结果就让观众无所适从，左右为难，就像突然被浑身浇透，既来不及欣赏雨的酣畅清爽，也没有准备对抗风暴的战斗勇气，就只能尴尬了。

没有发生，只能凭空想象，就像《繁花》形容的，“男女之事，源自天时地利，差一分一厘，就是空门”，导演与演员之事，何尝不是如此。

也终于到了可以无惧改变的时候。阿汤哥还在以超人的体力追赶时代列车，郭富城拍新戏给自己加了鲍牙设计以求形象突破，各人以各自的方式只争朝夕。也只有刘德华可以打败刘德华，此刻把自己交给宁浩，或者说放手由宁浩来写一篇他对刘德华的感想——这并非一场无准备之仗，一则于宁浩有知遇之恩，彼此十足信任，二则宁浩是黑色幽默商业片大师，他们在这一役会师，也可说是源自天时地利。

长风新

媒体人



韩松落

作家

钱德勒

媒体人

曹东秋

媒体人

长风新

媒体人

番位的笑话

看到某些剧集为“撕番位”“临阵缺演”等话题登上社交平台热搜，总有一种恍惚：影视行业到底是太热还是太冷？某些看来匪夷所思而又张牙舞爪的发言，到底是因为行业火热导致部分人士头脑犯浑、胡言乱语，还是行业太冷所以人人默认“不出位就无人问津”？

但无论如何，有一个现实是肯定的：盘踞演艺行业多年的“番位癌”思想，大概从来没有远离过。或者说，那些嘴上说着不在意番位的，心里可能从来没有放下过执念。越是平平无奇的剧组和作品，越是没多少底气的创作者，越容易为自己的名字写在什么位置而斤斤计较，似乎只要更靠前一点，就能多证明一些什么。

更讽刺的是，正是因为业界对“番位”太过关注，炒作“抢番位”居然逐渐演变成一种新的营销手段。拿最近开机的于正新戏《五福临门》来说，剧组在公开主演名单时将海报制作成动图的模样，五组演员的名字随之像摩天轮一样旋转出现，眼花缭乱到连一个名字都看不清。如此姿态，自然博得了外界的讨论。而随后于正接连爆料并在开机仪式上大放厥词的做法，与其说是“苦番位久矣”的怨气发泄，不如说是一次毫无顾忌的“行为艺术”——既然大家都在骂“抢番位”，就让剧组自己把苦水先倒了把！

如此不走寻常路，大众自然也能看出营销炒作的端倪：这边于正热火朝天痛批演员们抢番位，那边他向粉丝强调旗下艺人依然是“女一号”以及过往有关番位的言论就被一一翻出。原来，一切不过是因时而动、因势而行，既想要番位又想要热度的心思，大家都读懂了。

许多人说，设身处地想一想，这种对番位的执念在生活中、职场上并非不能理解——当了项目负责人，谁不希望手下安分守己、默默奉献？任劳任怨、默默付出之后，谁又不期待拥有赞许、升职加薪？退一步说，对普通打工而言，参与项目时能有更多突出自我的机会，将来个人简历恐怕也能写得漂亮些。

然而，影视行业毕竟还是一个特殊的职场，作品永远不应该也不可能用“番位”来决定成败、影响口碑。过往无数热播剧集已然证明，番位定得再鲜明，观众的偏爱依然追随着更有故事的角色、更有表现力的演员而去。而一旦出演的作品表现不佳，所谓的“一番”“二番”反而在观众心中失了分量。

不由得想到陈佩斯和朱时茂的经典小品《主角与配角》，那个换上主角衣冠试图证明自己的配角，本质上还是爱戏的，所以他才会情不自禁地跟着角色气质演回了“叛徒”。相比之下，今天那些无视戏剧逻辑只在乎名字顺位的艺人们，才真的是笑话。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